



荒乱年代

草拉特珂夫著

PA
R813.1
23084

荒乱年代

〔苏联〕革拉特珂夫著

叶冬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23084

Ф.ГЛАДКОВ
ЛИХАЯ ГОДИНА

据 Федор Глад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第八卷(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译出

荒 乱 年 代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333,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4\frac{7}{8}$ 插 页 2

1982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4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50,000

书 号 10019·3288

定 价 1.35 元

1

自从开春以来，就一直没下过雨，地里的谷物全枯死了。稀疏、低矮的麦秆象竖立的鬃毛，又象收割后的茬子；空瘪的麦穗象一些干巴巴的小毛刷似地翘着。向日葵只高出地面一点儿，它们细秆上的小顶盖儿都萎黄了，叶子都晒枯了。所有的田地都现出一片荒凉，仿佛患着重病，正在痛苦地呻吟。天空火红，耀得人没法向它睁眼。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窒息的焦臭，红光闪闪的迷雾在天边晃悠。白嘴鸦和穴乌展开双翅，张大了嘴，疲倦不堪地停息在枯草上。

我们离开了萨拉托夫，跟一个经过我们村子回家的乡下人同路走。乡下人给他的小店主运一些货，于是我们就带着自己的零碎物件胡乱挤在大席袋和箱子中间。满载货物的大车，由两匹肋骨突出的驽马勉强拖动，一昼夜只能赶三程路，每一程大约是十里^①。白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多半在夜里赶路。我在吱吱喳喳响的大车上颠簸着，看见黑暗中象预兆不祥般透出了紫红，心里就很害怕：远处大火的反光，在天边许多地方上空闪动，不由令人产生一种模糊的预感而忐忑不安。

“烧啊，烧啊……老是烧老爷的庄园啊……”乡下人惊惶失措、模糊不清地嘟哝。“大难临头啦……到处都是灾难啊……”

乡下人显得有些迷惘，他身上灰尘仆仆，汗渍和污垢的衬衫

① 指俄里，下同；每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

发了硬，揉皱的帽子低扣在鼻梁上。风吹粗糙了的鼻子和蓬乱的红黄色小胡子，无精打采地从帽檐底下翘出来。父亲问他话，他难得含糊地回答几句，老是费力地哼哼着重复什么：“灾——难哪！……没完没了的灾——难啊……”他没带干粮，没有零钱，那一袋喂马的燕麦还是他在萨拉托夫把小店主托运的一些生料给了一个商人，从商人那里换来的。这乡下人给小店主当雇工，常常驾着庄稼人的驽马去替他运货。我们一路上供他吃喝，他羞得差点儿哭出来。

我们绕过了所有大路边的村子，因为那些守卫的乡下人都拿着有节疤的粗棍，把我们从小村子入口的寨墙附近赶到村界边的小路上。那时候，他们就是这样防止霍乱传染给村里人。

父亲通常是靠近大车步行，或者钻在货包中间睡觉。母亲总是呆呆地坐着想心事，伤心地不开口。有时候，我跟她坐在并排，她把头斜靠在我肩上，声音勉强可以听见地嘀咕道：

“咱们上哪儿去呀，干吗要去呢，费坚尼卡？咱们怎么办呢？……瞧，这是往黑暗里走，往苦难里投。咱们也真是不得已啊……要是有翅膀，我真想飞回渔场，去找咱们那些自由人……那儿的人多么可爱，孩子！真舍不得离开他们……”

我也象母亲一样感到痛苦。我并不喜欢渔场和阿斯特拉罕：渔场上的苦役生活，憋气、肮脏的工人宿舍，工人们受到的恶毒的侮辱，极度的剥削，这一切不但迫害死了那些身体衰弱的，也往往折磨坏了那些勤劳的男女工人。然而，在那里，我们却体会到一些精神上的快乐和激动人的热情。在那里，我们接近了一些意志坚强的人，那些人教会了我们怎样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生活和人们，怎样体验劳动人民共同为人类生活进行斗争而得到的快乐。在这一年里，我们两人都成长起来，都领会了一条

新的巨大的真理。然而现在，回到故乡，回到祖父的老式家庭里，在那儿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瞧这些饥饿的乡下人，把我们从村界边赶上了长满苦艾和竖有界标的田间窄道，我觉得他们象征着一些凶恶的势力，预告了故乡的种种苦难和压迫。

傻头楞脑的凡尼卡·尤里昂科夫只装作不认识我们，跟他好说歹说，磨了大半天，他才让我们把车赶进村子。可是，一走上村里的街道，我们就在送殡的行列前停下了；乡下人一连抬过去三口棺材。听不见有人象从前那样习惯地嚎啕痛哭，也看不见有人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走。

祖父祖母走出大门来接我们，契特和肖玛也跟了出来。祖母大哭，可是祖父却面带微笑，披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弯着膝头走过来，尖厉刺耳地大喊道：

“喂，咱们家的流浪人回来啦！妈妈，马鞭呢？得抽他们一顿，免得他们再到外乡去流浪。”

但是，我看出来，祖父是在开玩笑，他仿佛已经变得萎靡不振，再没有当初那种可怕的威风了。他第一个拥抱父亲和母亲，吻了他们，而母亲却把脑袋伏在祖母肩上，两人一起站了很久，都哭得直哆嗦。祖父向我转过身来，眼睛里闪出了狡猾的光芒。

“是谁把你剃得这样光光的呀，阿斯特拉康^①佬？髻毛被人家薅光了，脑袋变成了一只瓦罐儿啦。看样子，你变肮脏了，被带俗了。给我磕头呀！”

但是我倔强地蹙起眉头，从他身边退后几步，我已经不习惯磕头了。我觉得祖父这样吩咐是侮辱人。

① 农村里的人有时这样称呼阿斯特拉罕。——译者注。

“啊，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是在那个渔场上惯坏了吗，强盗？……喂，契特卡，肖姆卡，把搭腰皮带^①给我！”

但是肖玛勾搂着我，哈哈大笑，而契特则露出好奇的神情仔细打量父亲母亲的城里人打扮，不以为然地嘟哝道：

“真不害臊……回到家里，连头布都不包上……”

父亲母亲进了屋子，照老规矩做了祷告，然后向祖父祖母深深地一鞠躬。祖父坐在上首角落里桌子跟前，父亲坐在桌子下首，契特坐在离得远一点儿的长凳上，我和肖玛，因为是小孩，坐在祖母和母亲下首的茶具橱前面长凳上。肖玛用臂肘在我腰里拐了拐，小声儿说：

“瞧你打扮成这副怪相，好象是短尾巴牲口！干吗把鬍发剪得这么短呀？你和你妈完全变成外乡人了，变成俗教徒^②了。”

祖父用手指在桌上敲着，正颜厉色地告诫父亲道：

“我可没法养活你的。咱们家连多一个人吃的面包屑儿都没有。上帝怎样降下灾荒来惩罚村里人，瞧见了么？我们颗粒无收。大伙只好拿了麻布和棉纱，象讨饭似的去跟米特利·斯托德涅夫换粮食，谁要是还有几个钱，用现钱去买，他就漫天要价。再有那些染上霍乱的人，为了一普特面粉，把份地、园子和房子一起抵押给了他。”

祖母从储藏室里拿出一片黑得象煤似的面包，哼哼着说：

“瞧瞧我们吃的什么面包啊……这种霉烂的牲口粪，刀子都没法切，得用斧头砍……”

① 联结两车辕、搭在马背鞍上的皮带，可用来打人。——译者注。

② 旧教徒习惯称自己为“正教徒”，称正教徒和其他教徒为“俗教徒”、“异教徒”或“邪教徒”。——译者注。

父亲面色煞白，颤抖的手指捻着胡子，断断续续地说：

“爸爸，我们不会加重你的负担的：我们能够自己挣钱过活，不用在家里多占地方。答应我和你分开了过日子吧。”

父亲每说一句话，祖父就把背脊往直里挺一挺，把脑袋往上面昂一昂，于是我看见他的脸涨紫了。我提心吊胆，唯恐他会立刻跳起来打父亲。但是，他大概是不能破坏古老的规矩——和一个已婚的儿子久别重逢，他必须顾全颜面。也可能，他相信父亲根本不会让他扬手就打了。大伙虽然觉出了这一点，但是契特仍旧慌慌张张地在长凳上挪开了一点儿，肖玛惊惶失措地向父亲瞪大了眼睛，祖母哭声哭气地哼哼着说：

“你们就安安静静地谈一谈吧……爸爸！瓦祥尼卡！祷告吧……靠拢上帝吧……”

祖父瞧瞧神像，弯下了腰。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揪住自己的胡子，但紧接着就把一个拳头放落在桌上。

“瞧你到外乡去流浪，成了个邪教徒。你媳妇把头布都给丢了。我可不能再犯罪——单凭这样儿，罪已经够多的了。上帝降下灾荒来罚我们，从所有的地里打不出一袋谷来。你们自己去过日子吧：你带了什么来，就拿了什么走。家可不能分，没东西可以分给你。你去养活自己吧。只有米特利·斯托德涅夫的粮多得装满了仓，他用一戈比的本钱，能生出三戈比的利息。”

母亲蓦地离开座位，跑到门厅里去，而祖母却颤巍巍地从长凳上站起，哼哼着走向贮藏室。但是，刚走到门口她就停下了，她的肩膀开始抽动，用围裙捂住脸大哭起来。大概，她是想起了什么非常伤心的事。父亲惶惑无主地望着她，我看出他是可怜祖母：他蹙起了前额，沉重地喘气。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屋子里是多么肮脏、多么不舒适，祖父是多么伛偻、多么苍老，好象刚

患过一场重病，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已经没有从前那一股咄咄逼人的威势，他也被贫困压倒了。卡嘉已经不在家里，而由于缺了她，家里就显得沉闷和空虚了。祖母走到我跟前，把我的脑袋紧搂在她怀里。

“你现在回来了，孙儿，咱们家里就象有一颗星星放出了光。你的小嗓子呀，就象个铃似的在我心坎里叮叮当地响。瞧我多么想念你啊！可是，你回到了我跟前，我连一点儿好吃的东西都没有给你的；麦片粥也没有，牛奶也没有。咱们还从来没有穷成这个样儿哩……真亏爷爷怎么会想到叫你们回来——我怎么也不懂。不管怎样，你们在外面至少可以汇几个钱回来，可是，现在我们只好躺在棺材里等死啦。”

祖父又象从前那样把大胡子一抖，向她吆喝道：

“哼，老母马拔开了蹄子，忘记了抱蹶子^①……不用眼红别人，咱们不会落在后面，很快就会死的，不是今儿就是明儿。瞧那些棺材接二连三地抬了过去——霍乱挥着镰刀把大伙一个个都给砍倒了。阿尔希普和莫塞伊的活多得忙不过来。”

忽然，我吃了一惊，他出人意料地变了一副样子：他脸上挤出苦笑，胡子里露出残缺的牙齿，用苍老的声音委婉地央求道：

“瓦祥尼卡，你哪怕给我两三个卢布也行……我好去向米特利或者潘捷列伊买点儿面粉……”

父亲也大吃一惊，站了起来，一只手掌紧捂着胸，结结巴巴地嘟哝道：

“你这是怎么啦，爸爸？……难道我……难道我会跟亲骨肉作对不成？……”

接着，他眼睛里噙着泪，大胡子直哆嗦，急急忙忙从口袋里

^① 成语，意思是“一打开话匣子就忘了住嘴”。——译者注。

掏出一个小钱包，俯身凑近桌子，把钱包推到祖父面前。

“喏，爸爸……我身上有多少，全都是你的。”

祖父拿起小钱包，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阵，把钱都抖搂在桌上。小钱币发出叮当响声，落下了几张钞票。祖父仔细地数完了钱，然后把银币和铜币搂在一起。父亲坐下了，双手捧头，胳膊肘撑在桌上。

祖母一面呜咽，一面哼哼着向我嘀咕道：

“咱们家爷爷变成了这个样儿啦！……烦恼把他折磨到这个地步啦！……”

契特又向桌子移近了点儿，急巴巴地盯着祖父的一双手。可是肖玛却用胳膊肘拐了拐我，夸口道：

“要不是亏我做一些小玩意儿，让爸爸拿到老爷家里去卖，或者托人带到彼得罗夫斯克市场上去卖掉，我们早就一伸腿死啦……”

母亲捧着几件新买的東西跑进来，放在我旁边长凳上。她抖开一件发出染料气味的大红衬衫，递给祖父。

“这一点儿礼物，爸爸，你不要见笑……礼轻情意重。”

祖父瞟了瞟衬衫，又瞟了瞟母亲，气忿忿地向她喊道：

“包上你的头布！你象个邪教徒闯进了屋子……把衬衫收去，妈妈！”

母亲并不害怕，仿佛没有听见祖父怒吼。她鞠了一躬，把衬衫交给祖母，然后从长凳上拿起一条宝蓝色大头巾，把它展开了。

“这是诚心诚意送给你的，妈妈。”

祖母感动得哭了。

“系了它上哪儿去呢……我又不能系着这种东西去作客，家

家都死了人，遭了难。”

但是母亲快乐得眼睛里闪出了光，先跑到契特跟前，再跑到肖玛跟前，把两件萨镇花布^①衬衫搭在他们肩上。契特一把抓住礼物，紧握着手从屋子里跑出去；肖玛仍按照老习惯哼哼哈哈地说：

“基督保佑你，嫂嫂！”

我注意到，祖父把钱包推回父亲面前，接着又把一部分钱推了过去，但是五张一卢布的钞票和一些零钱却被他留在自己面前了。

“拿去吧！你也需要买一些日用品和家具。就算你还藏下了一些儿，我也不过问了：上帝做你的审判者吧。”

父亲站起来，眉毛一扬，庄严地说：

“爸爸，我把一切都献给你了。我从前敬重你，现在照旧敬重你。请你教训小辈，祈祷上帝，给我和娜斯塔西雅祝福吧。”

祖父用宽容的口气嘟哝道：

“上帝祝福你们。随你们怎样生活去吧。”

可是祖母却哼哼着说：

“爸——爸呀，你就发发慈悲吧，别去记恨了吧……现在死神往每一家闯，用那镰刀刈啊……”

我和肖玛跑到街上，迎头碰见了一连串的棺材。每一口棺材由两个人高高地用杠架抬着。一小簇妇女和老人跟在后面慢慢地走。

“霍乱！”肖玛吓坏了，把我往回推。“快回去，当心它象油烟那样烧毁了咱们。”

^① 旧时萨拉托夫省萨烈普特镇出产的一种格子或条纹薄布。——译者注。

我们跑进院子，砰地关上了篱笆门。我从隙缝里向外张望，但我不是看那些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乡下人高抬过头的黄色棺材在杠架上缓缓地一起一落，而是看那些呢喃的燕子低低地在大路上空飞掠过去。真奇怪，只有这情景使我感到不安：焦臭的气味令人窒息，空中的迷雾一直弥漫到天际，仿佛地面隐隐地被微火烧糊了。而透过这重迷雾，太阳就显得那么死板板的、硬邦邦的，象是一块冷却了的铁一样。

“卡嘉到哪儿去了？”我问。家里缺了她，好象变得死气沉沉的了。

肖玛用谴责的口气埋怨我：

“怎么，你连她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吗？去年冬天，她就聘给基塞略夫家了。她爱上了雅什卡，爸爸恨不得揪着她头发揍她一顿，可是又怕人家把这些难听的话在村里张扬开，在大门上抹焦油。^①不过，他争到了一笔很厚的彩礼：二十卢布。现在，到了基塞略夫家，卡嘉就象当上了婆婆一样。”

说到这里，他突然大笑起来。

“绥格涅伊卡还是在学皮匠。现在他的手艺可精哪！秋天就要入伍了——他是头挑兵^②。”

“我要去瞧瞧库齐雅利……”

“你的库齐雅利会赶来看你的。现在全部家务都得他照管：库齐雅一玛齐雅染上霍乱死了，格鲁尼亚又一直离不开床——老是闹肚子。”说到这里，肖玛双手不由得在大腿上拍了一下表

① 姑娘做了“有辱门楣”的事，村人会在这家大门上抹焦油表示不齿。——译者注。

② 指刚达入伍年龄的新兵。——译者注。

示惊奇。“瞧，真奇怪：老子身体挺棒，娘总是直挺挺地躺着，瘦得象一根细劈柴棍儿。霍乱倒没去招惹她，可是一天一夜就把一个库齐雅一玛齐雅给毁了。啊，你怎么不问问玛沙姨呀？”他嗔怪我，但是又因为能第一个向我透露她的消息而感到高兴。“菲里卡一当了兵，她就离开了玛克西姆的家，逃到你姥姥那间小屋里，去给老爷家干活。玛克西姆要用套索牵她回去，可是她躲到拉利奉那儿去了。玛克西姆追到那儿，拉利奉凶神恶煞地向他喊，说要打断他所有的骨头。他还说，我不是把她许给了你，是把她许给了菲里卡。我一人犯罪一人当，不能让你欺侮她。如果你再敢到我们河这边来，我就把你另一只眼也砸瞎了。”

肖玛用不同的声调，配合全身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拉利奉，一会儿模仿玛克西姆，使劲吆喝，尖声叫喊，挥摆着双手哈哈大笑，自己也被所说的故事逗乐了。

棺材消失在米特利·斯托德涅夫的仓库后面，这时候肖玛就开了篱笆门，把我推到街上。草被晒到枯黄，宽阔的河湾变得空空洞洞，河那边山上的房屋和谷仓都显得邈远而迷茫了。周围一片寂静，渺无人烟，但这并不是催人入睡、给人安谧的那种寂静；我想象到，村里人个个担惊受怕，躲进了他们的住屋、贮藏室和“出口”^①里。于是，我仿佛听见祖母凄怆的声音：“为了惩罚我们的罪恶，上帝在我们的国土上，降下巨大的灾祸……”^②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又会回到了故乡的村子里：它仿佛还是那样儿——房子是那样儿，河湾和对河的小山是那样儿，河那边岸底

① “出口”是一种构造比较特别的地窖，详见革拉特珂夫《童年的故事》中译本第九八页注②。——译者注。

② 祖母常唱的一支悲哀的歌，见革拉特珂夫《童年的故事》中译本第五二九页。——译者注。

下的白柳映出一片深绿，也还是那样儿，但是，处处都笼罩着一种令人感到恐怖不安的沉闷的气氛。于是我觉得，这可怕的“霍乱”象是一团神秘的阴影，带着致死的疫气，在村里四下浮动。但是肖玛并不沮丧，他仍旧那样只顾做他的小玩意儿，他念念不忘的显然只是这些东西。他担心霍乱，并不比从前担心村社里的公牛厉害，他心里想，它只会触那些无意中挡了它道儿的人。你只要不离开自己家院子，不到街坊家去串门，遇到有棺材抬过的时候不要疏忽大意，霍乱就会绕过了你，连头都不向你回过来。他不谈霍乱，不谈死人，也不谈庄稼人遭到的灾难：他对这一切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一切是离奇难解的，并且会使他心里不痛快。他只关心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平平常常的事，关心自己制造的那些小玩意儿。

“这一年里，我不知道做了多少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爸爸总是把它们卖了。我凭自己的手艺养活一家子。”

说到这里，他得意地笑了。

“我现在就让你瞧瞧我发明了什么。最有趣的是，人家觉得你做的事新鲜奇怪。那时候，你会心花怒放，好象在复活节听到了响亮的钟声一样。”

我和他走向“出口”，沿着微倾的小道下降到深处，到了半明半暗的贮藏室里，那儿箱子里收着男人和女人的衣服，架子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家用什物——筛子，粗箩，马具，隔年的麻缕，教会的经典，以及一些废铜烂铁。我刚被毒热的空气围着，被阳光耀花了眼睛，一时沉没在地窖里阴凉的黑暗中，但逐渐就习惯了那紫色的朦胧光影，看出地下是刨花、木块和一些木工用具，而这些东西当中是一辆象四轮马车似的精致小车。它那套了轮胎的车轮做得很细巧，轮毂和辐条刨得光洁好看，车座前面翘着两根

铁手把。肖玛爱惜地把车子抚摸了一阵，然后把它围着有一把小斧子砍在上面的粗木墩推过去。铁手把开始一前一后地摆动，小四轮马车的轮盘就不平的地板上发出呱哒呱哒和咯噔咯噔的响声。肖玛高兴地大笑，用期待人称赞的眼光向我看了看。

“怎么样，老弟，啊？”

我象着了迷似的欣赏这件新奇的玩意儿，钦佩得说不出话来。

“瞧，不错吧，老弟！我知道你要回来了，就想到要制造一辆自动车。不用马拉，自己会走。用手来代替马。咱们如果能造出象这样的大型车，连马都用不着啦。马要吃草料，可是现在没有东西喂它们。这车只要有两个人坐上去，它就跑开啦。它什么东西都能运，坐着它到外地去可好啦。只要给它安上齿轮，不但能装货，一个人就可以很容易地驾驶它。”

他把我推到门口，严肃地说：

“这会儿，在棺材前面，还不是驾着车兜风的时候。”

我们走上了街，向河洼跑去。我想要瞧瞧那一条小河，还要瞧瞧现在玛沙姨住的那一间外祖母的小屋子。原来是礼拜堂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和碎砖，但是那一间破旧歪斜的禁闭室，门上挂着一把大锈锁，仍旧竖立在那里。那个救火棚也还是低伏在它后面。四下笼罩着一片使人感到难堪的极端的寂静——不论是在崖壁高耸的河对岸，或者是在我们这边，甚至听不见雄鸡喔喔啼，也听不见母鸡咯咯叫。我一下子就看见，高街上的一些小窗子都用旧木板钉上了，屋顶也揭开了，象剥去了皮肉的骨头似的露出了屋架。

“礼拜堂哪儿去啦？”我慌忙问。“还有那些人呢？瞧那些小

窗子都被钉上了……”

肖玛漠不关心、无精打采地解释，说礼拜堂被拆去盖学校了，这是地方自治局办的事。人吗，问他们干吗呀？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因为饥饿和恐怖逃了，有的防霍乱传染躲起来了。一朝大难临头，村里人都急不择路地跑了。现在大伙只是时刻想着吃东西，甚至想去啃那晒麦捆架……

我鼓足力气，绕过救火棚向教堂^①跑去：我看见围墙后面是一个大屋架，两个人正跨在屋架顶的横木上挥动斧头。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霍乱，忘记了可怕的荒凉，忘记了肖玛——，高兴得气喘吁吁地飞跑，我上学的梦想实现了；我可以去读书了，不用去做祷告了！

屋架搭在离教堂稍远的一片高高的砖头基地上，就在通向小河边那一带微倾的山坡顶上。这儿的斜坡和低地，从前深秋里还是绿油油地长着鲜嫩的草，现在已被烈日晒焦，仿佛铺上了一层灰烬。从前，有一些马和小牛在这里放青，现在却只看见黑黝黝的白嘴鸦和穴乌用喙在地上啄。屋架前面是大堆灰黯的旧木板、新锯好的薄木板，以及垛得很齐整的窗框。可就在这儿近旁，却一溜儿摆着许多口新钉好的棺材。在屋架上使斧头砍的，是救火夫莫塞伊和罗圈腿阿尔希普。先前的那幢礼拜堂就是他们造的，现在又由他们把它改建成学校。我远远地向屋架和两个老头儿看了很久，不明白为什么有棺材摆在这里。后来，我想起了祖父的话：阿尔希普和莫塞伊给患霍乱死了的人钉棺材，活得多得忙不过来。

① 这里的教堂指正教教徒的教堂，上面说的礼拜堂是村内旧教徒祈祷和做礼拜的地方。——译者注。

惴惴不安的心情，打消了我的一团高兴，我忍不住拔脚向家里飞跑。

巴鲁沙穿着一件中国土布衣服，拄了一根杖，很庄重地向我迎面走过来。还离开老远，她就扯着一条响亮悦耳的粗嗓子向我大喊道：

“长高了，长得这么高了，碧绿的亚麻！……快过来，金黄的小麦穗，抱住我吧！……”

我朝她扑过去，趁她向我低低地一俯身，就势紧紧搂住了她的脖子。

“我老是在想念你，巴鲁沙奶奶。”

“我的好宝贝儿！孩子的爱，比泉水还要纯洁。瞧，你把髻头发丢到哪儿去了？从前它们象麦穗似的在你脑袋上闪闪发亮，可是现在脑袋瓜象颗小蒜头儿啦。好在，象打谷场一样：它中看呀，不是因为有了麦秸，是因为有了麦粒。陪我到你家里去——看看你的妈妈。你爷爷到底为了什么要叫你们回来受苦呀？瞧咱们村里人遭到了这样的灾难——瘟病，饥荒，悲伤……好象圣母走苦难的历程……”

她和我并排走着，显得那么粗壮结实，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我完全看不出她是常常忍饥挨饿、受着悲哀的折磨。她那一双长着灰色小胡髭的大脸现出严肃的沉思神情，但是一双象青年人的精明的眼睛却不时锐利地转过来向我看。

“上帝保佑我们家，瘟病绕过了我们的屋子不进来。瘟病是爱肮脏的。可是，苍蝇没法在我们家里活下去，因为我们在窗子上遮了护窗板，挂了麻布。吃的东西都藏在地窖里，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喝的水是新鲜的，是井里吊起来的。要防霍乱传染，你就得这样儿。可是，这时候饥荒又饿倒了许多人：真是祸